

從牙齒的 設計想起

顏路喬



今天，「設計」兩字，運用十分廣泛、遍及衣食住行，各行各業，也十分迷人；如髮型設計、時裝設計、飲食設計、園圃設計等等。

我們稱設計師為Designer，宣傳他如何精巧、超群，讚揚他「獨具慧眼、匠心獨運」。

的確設計者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」；所謂「心」，也就是指一個人的頭腦、眼光，看不見、摸不到，但藉着其成就、本領、才能、與具體的功夫，就表現出來了，瞞也瞞不住。

最近，我因牙痛，找到一本較高級的醫學百科全書，好好研究一番，卻有一些新的發現。

書上說，牙齒有「門牙」八顆，上下各四顆，門牙在英文是incisors，其用意是咬斷食物成小塊。

其次是「犬齒」(canine tooth)共四顆，長在上下門牙的兩側，其用意是在撕裂肉類食品。

再次為「臼齒」(molars)，用意是磨爛食物。三種牙齒功能不一，咬斷、撕裂、磨爛，缺一不可。

這三種牙齒的構造，各有用意。在文中我譯成「用意」，實際上在英文是「設計」。這個字令我驚奇，牙齒的功能與設計多麼巧妙，這究竟是誰的設計，誰的心思與用意？

不用說，那是出自造物主的「慧心」。在英文，用大寫MIND表明造物主，此意甚美。

怎麼說，牙齒設計的巧妙，不是出於牙醫或優秀科技人才的「匠心」，而歸功於神明呢？因為人的頭腦、眼光與慧心，還是有限得很，只能用英文小寫mind表示；正如羅馬書一20所云：「自從造天地以來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；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着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我曾見一牙醫診所張貼了一句箴言：「閣下一口美好

牙齒，只要妥為維護，便可享用一輩子。」由於人們疏忽了牙齒的清潔、飲食不當，往往牙患叢生；年齡愈大，牙疾愈多。

古人「韓愈」曾感嘆地說：「余年未四十，而髮蒼蒼，而視茫茫，而牙齒動搖。」今人大概應改為「余年未八十……」。

曾有牙醫對我說：「牙齒對於蛀牙、潔牙、鑲牙還不怕，只怕鬆動。」本人逾七十後即有幾顆牙先後鬆動，看過幾位牙醫，其中一位最令我頭痛。由於兩顆臼齒之一患齒齦炎，往返診所多次，牙醫說必須拔掉，好植一顆固定假牙（稱之為crown）。我同意了，誰知他拔錯了，拔了好的那一顆，留下壞的，依然痛楚難堪。由於庸醫的疏忽，失去了一顆得力的臼齒，無法搭橋，連另一犬齒也動搖了，只好都拔掉；於是影響吃東西，連說話也漏氣。所謂忍氣吞聲、口齡不清、發音不準、弊端都出現了。

這庸醫還說：「有何關係？你不見到處有缺牙齒公公。缺牙齒婆婆嗎？」真令人氣結。原來造物主的設計，十分巧妙。人的發音與說話，與牙齒關係密切。字典上的發音符號，分唇音、喉音、鼻音、齒音等，須配合得天衣無縫，完美無缺，缺一不可。我們說，某家青年「伶牙俐齒」、「口齒清楚」，要請他「勿吝齒分」，代為說項等。

其他表達情緒的方法，也與牙齒有關，諸如不少成語所云：「咬牙切齒」、「咬緊牙關」、「切齒痛恨」、「相咬相吞」等等。與牙齒有關的勉勵語有「唇亡齒寒」、「齒頰留芳」等。

余父在中年不幸掉了一顆門牙，不但有礙觀瞻，而且咬骨頭、穿針屨，都失去一把助力。他怎會失去這顆門牙的呢？他說，當他少年時，某次不幸從城牆掉了下來，剛好碰中了門牙，傷害了牙根，所以到中年或說晚年，它來和我算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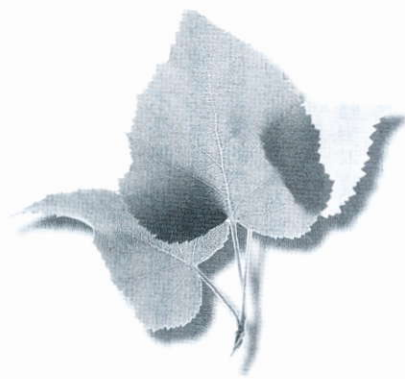
嘗聞牙齒的強勁，以少年為最，可從馬戲班男女表演牙齒功夫見到；如牽引人物或車輻，真強力如特種鋼，但非人人如此，須小心維護，俾終生不掉。

失去了門牙，多麼影響觀瞻。仕女們多重視脣膏美容，須知門牙更為重要。粵語說：

「笑起來見牙不見眼」，可見一斑。擁有時不覺其可貴，失去了方知可惜。願大家妥為維護牙齒的清潔健康，一生珍惜享受，才符合造物主的恩典與美意。縱然時下科學昌明，牙科技術猛進，也難以「巧奪天工」，你同意嗎？

難忘的日子

翠勻



每當完成一幅紙雕作品，或縫製好一件自己設計的衣服，我總不忘看看我右手，並輕吻它，再感謝那賜人恩典的神，那永遠用大愛愛祂眾兒女的天父。

一九九九年六月初，右邊乳房動了小手術，做切片檢查，傷口尚未復原，正休養在家。一天清晨，往門外漫步，一不小心踢到石階，整個人俯跌在硬路上。右手先着地擦向前方，右臉也輕碰地面，右掌登時有骨折的痛楚，淚水失控地奪眶而出。此時，家人已上班、上學，我只好強忍痛楚爬起來，左手托着右手，急步奔回屋內，邊走邊呼喊：「哦，主

耶穌，救我！……」

回家後立刻用藥酒塗抹痛處，然後用藥棉蘸藥油敷掌。藉着思念神會治癒我手的強烈信心而迫切地禱告，神的啟示不斷從腦電波傳送，使我深信骨並沒有斷裂，只是筋肌嚴重扭傷，心靈立感平安。感謝主，手術後的傷口不受影響。

傍晚時察看，只見掌心呈藍黑色，手指腫脹，能活動的只有大姆指及小尾指；故翌晨起來，刷牙，洗面的小動作，故變成大問題，家務更需家人分擔。

幸好誠心的禱告，親友的慰問，教會中弟

兄姊妹的代禱，丈夫的幫忙包紮傷處，每晚藥酒、藥油的敷治，疼痛逐日消減，瘀黑漸漸消退。一星期後，手指已退腫，可操作簡單家務，但痛仍存在。求告於神，祂賜示除了外面靠藥物，還需食物的內在治療。於是以蛙腿煮酒或熬湯作食療，實施內外雙管齊下。又一星期過去，痛已減，可回復處理正常家務，只是張開手掌放平時，中指仍覺痛。再次求告於神，祂賜示要作物理治療，置兩個小磁鐵球於掌中運轉，讓手指作左右移動運動。一個月過去，右手掌平放已沒有問題，但緊握拳頭時還是痛。再三求告於神，祂賜示變換運動方式，把軟膠做的小娃娃握於掌中，慢慢抓緊然後放鬆，讓手指作伸縮運動。讚美主！最後的療程經歷一個月便告結束，右手已完全康復，暑假也快將完結，我可繼續學業（讀服裝設計），亦可開始兼職工作（教紙雕工藝班）。

回憶這段日子，感覺甜蜜而難忘。雖然經歷傷痛的苦楚，卻享受與主同行的喜樂，是全能的主陪我走過這段小路。痊愈後我有心願為主作見證，除了口述，更藉文字傳揚祂的慈愛，榮耀歸主。